柏梘山房全集

上元梅曾亮伯言

墓誌

翁母張太淑人墓誌銘 戊申

嘉慶時海州有賢吏翁君爲州學正嘗查災以印封其籍州牧時君之出而饋金以請印曰籍有誤請更其室張太淑人峻拒之是役也飢民之注籍者皆無漏肯而太淑人之賢聲遍於人人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卒子心存使其子同書來乞銘曾亮曰是一事於法應銘況有其他太淑人姓張氏昭文縣人歸常熟翁氏爲海州學正諱咸封者之繼室前室許淑人遺子女撫之極周每

相語曰今乃知有母之樂也以舅姑好茗水必甘每天雨自提瓶布甕承霤纍纍舅食鮮魚日以薦新郎告曰已別具矣海州官廨廢或言見狐鬼見女惶怖責之曰鬼當畏人人反畏鬼耶後從學者衆自執爨常雜食糠覈而諸生必飯肉羹贍君爲上官所知舉縣令曰君性情不宜州縣官贍君曰是也如言以辭其高致如此然固及見其子官卿寺任學政廣東直　上書房拜珍秘瓜果之　賜孫復以編修爲廣東鄉試考官及子乞養家居又八年　誥封太淑人年八十七乃卒蓋天所鍾福不以其無意於是而譖置之而卻金以活人其食報

固天之所獨厚者也子二人人鏡國學生心存大理寺
少卿孫同福同爵同龢皆諸生而次同福者同書官編
修曾孫男十人為諸生者曾文女子一人適長洲陸氏
孫女子二人曾孫女子三人贈君葬已固不可啟封乃
以道光二十八年某月某日卜葬於虞山西鵓鴿峯下
銘曰
佐夫儒官以義自完叱金如唾飢者感嘆積極乃豐再
見文通隨子持節安車從容大理之歸我序誌喜八年
供養光流閭里惟是老福非賢曷基銘幽揭華女士鑒
茲

誥封奉直大夫梁府君墓誌銘 戊申

君姓梁氏諱國成字振西廣東信宜人祖諱源考諱之萃皆能以厚德恤其鄉里君趾美前光不磷益篤以父久不第望之殷乃棄百事爲科舉學然君所爲科舉學與世俗殊書雖成誦者温肄必百過乃已及經注史籍皆提掇元要取拾務盡凡場屋所以試士者期吾應之者不爲窮嘉慶十八年舉於鄉二十三年試禮部留京師遂卒年三十二啟其篋得抄録史漢書春秋三傳異義若干卷詩文及時義若干卷嗟夫君之學進取之士以爲迂而無俟乎此者也然士所以應有司者必如是

乃幾可以無愧久矣夫雖場屋之學其名存而實亡也而高論者猶循其名而譏之不亦濫乎然此非獨進取者之失也學必有之已也乃可以覩人則宜乎取士者之避難而責所易也若君者可謂能爲其難者矣君娶張氏子嶸縣學生巍拔貢生官刑部主事女二人孫五人道光二十七年某月日改葬君於淋水洞山巍方在京師來乞銘其詞曰

人逸而獲君百其功奈何乎天志不畢而年窮

程恭人墓表 戊申

恭人程氏松滋縣人歸同縣黃氏爲府學生封朝議大

夫大溶之妻雲南迤南道士瀛之母方在室失母年未二十能撫弟妹代父理家事父以貧將棄田堅不可卒賴以濟及歸封君其家法當更番執炊而叔母爲祖姑所憐十年代之炊無怨色後析居食不贍親時時悲咤恭人自以爲冢婦乃一任勞怨爲家人先減僕婢出理田園入治薪米浣濯夜則紡績佐賈稍暇乃得爲兒女補綻裂凡可以爲家中節日用計長久者無不周凡所以苦一身逸諸婦以承舅姑意者無不至蓋如此者數十年如一日及子以編修授雲南昭通府知府擢迤南道未嘗以子故異於人人一味之異一衣之新皆御即

屏去曰吾不習也而治客饌必豐食工匠必飫以婚喪及不舉火告者必恤卽乞丐至亦不忍拂其意蓋如此者又數十年如一日年六十九而卒哭者皆失聲不與弔而素聞其賢者亦悲嘆惋惜子士瀛次士漢縣學生次士浚江蘇縣丞女二人適陳適張孫男二人孫女十一人其卒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朞年而葬枝江縣之洋溪山銘未備士瀛會亮同年友也乃請爲之表其詞曰

蕃衍之室勃磎恒多有肩其辛化怨而和見苦爲生財每重視女行士雖拾罬若棄令子述德痛言未詳我掇

其要在石不亡

誥封奉直大夫李府君墓誌銘 戊申

君姓李氏諱少白字蓮峯鬱林州北流縣人祖毓蕃官上林教諭考程沆歲貢生娶黃宜人生君為縣學生以教授為事然不專涉文藝書古人行事可法者置之坐隅每遇事隱度古人有是否有是即犯疑難行之不顧也族無後眾分其田為擇嗣而反其田以官有夫愚棄其婦責夫還婦而家人教之婦功鄰娶婦有夫兒且失乳君方食怒而起呼鄰責諭之婦定還然後鼎食人有子失母夫失妻者告於君訪必得所失其他行事類如

是昔東漢劉勝居鄉里閉門掃軌而杜密譏其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由今觀之二公所自處皆君子矣然士大夫易於爲劉而難於爲杜者何哉俗益澆避嫌益甚耳處嫌而不自疑非人信其無欲利之心者不能也君當之矣君卒於道光十六年二月年六十娶陳宜人子翊昌候選訓導縉昌縣學生燕昌進士官戶部主事女五人孫六人君弟紹昉嘗官編修給事中考以上贈如其官君贈如其子之官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山某原銘曰

通俠者放卑疵者拘肫肫李君旣俠而儒不覃其施利

賴州里元壤銘德以徵遺祉

貤贈通奉大夫何府君墓表戊申

君姓何氏諱光策字異酬望江縣國學生先世自廬江遷四川富順縣元季官安慶路教授者諱本齊始居望江六世孫永康令新建新建至君祖浩然考懋精皆世有文學行義君十七歲孤兄早卒嫂劉夫人一子殤母姚宜人以家事殷長子亡而君又未壯也恒鬱鬱不自得君先意適志雖少已自如老成人姻友傭獲皆莫能弄以事丹青藝文博覽旁習通才賢聲聞於人人姚宜人以是少忘其傷娶彭夫人將嫁失明彭氏曰吾女廢

不可以殯高門請改聘而可君固不許生長子俊以後其兄姚宜人益以慰姚氏有喪葬費宜人未及言君一任之又自以先人世有德於鄉振貧療枯不懈益勤雖大費亦無所吝惜道光六年八月卒年五十一彭夫人繼娶朱宜人側室葉孺人皆先卒子佶候選從九品偉縣學生最季者倬二女六孫女孫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改合葬於縣城外五里墩而君之子俊後其兄者道光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是時官南河同知君得貤贈奉政大夫又數年官大名兵備道　皇太后覃恩貤贈通奉大夫以前葬未及銘告曾亮請為之表次其

世系里居行事卒葬年月及新所受　恩命著於篇方君之婚而不可以疾悔也豈以是爲高行而冀福哉亦義固然耳而卒食所生子之報存以榮其身歿以祉其後事應昭著爲鄉里所驚嘆則君之德豈獨鍾何氏之子孫亦寔其義而歸厚者多矣表於墓亦表微也

桐柏縣知縣邵君墓表　戊申

君姓邵氏諱希曾字冉雲杭州錢塘人祖教忠縣學生考寶階舉人官教諭君以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大挑得知縣河南嘉慶九年權通許縣事十一年陝西民變赴河陝軍營事平權盧氏鄢陵西華沈邱太康五縣事

又防守於河官軍守賊滑城運糧往經管賊途詭行堅防卒逵軍食那文毅公賢之檄督糧臺與賊去來者定其獄事平加敘權淮甯縣事督護睢儀工西壩以最權扶溝縣再權淮甯及新鄉新鄉供九省徭遞缺則上嗔給則民怨怨且訐上仍坐其罪於令前新鄉以是去官多悍往君至弛張有經能得民情和二十一年補桐柏縣多悍民有會曰掖刀人苦其暴君令鄉各建柵而家出一人爲門夫一警百呼無事歸業暴者無所逞君以爲化悍民莫如興文乃爲諸生講文律辨詩四聲道光初年有第進士者自明迄今於是年始遂益募萬緡推

建義學於鄉褒嘉慶初死賊義民專立廟道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於官年七十七君以　睿皇帝萬壽及　今上登極恩再加級奉政大夫祖考及祖妣應宜人妣楊宜人配王宜人俱贈如君官子鍾銑府學生承堯縣學生琪候選主簿鍾和國學生宗衡候選府經歷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弟之孫懿辰以文學爲君所優贍今官刑部郎實助舉君葬而請表以文君工詩好文詞固儒雅士而治劇邑變悍民亦欲以儒效勝之或以爲迂則不然夫巧者文依者悍其欲利之心一也文不足攻取於世乃激而爲悍亦其計不得不

出乎此也善爲吏者不能使民無欲利之心而惟使之變其途以自遂亦去殺之微權也夫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己酉

君諱傳瑩字蕉雲漢陽人祖良硯父方行余初識君君年二十餘以舉人官國子監學正方考古務爲精博又好爲古文詞然多疾發輒廢食不能近書君家故貧去父母兄弟久又連喪婦愛君者皆以君有所不自得者戒於學宜少休而君自苦彌甚志益高欲追古爲己之學而從之不以文學人自處也而不自標異雖余亦於其疾且歸始知其日進也可愧也歸未數月道光二十

八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三十一既卒乃得其日記并遺令讀之始若可笑繼爲之悲卒乃起人敬嗚乎君之學蓋自不妄語始矣嘗以謂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文章傳述之事得其深者亦有以濟外慕而自足要不若守身義理之學超萬累之表而莫吾挫此豪傑之士必志於是而不以自怍也如君所志者是已始娶湯繼娶陳終娶鄧鄧有高行父兄媵以財數千金夫不樂遂反之母氏以是知君固窮之節行於家也無子嗣兄子世圭卒之明年某月日葬祖墓側將卒書告京師友人曰上元梅先生表吾墓龍侍講書曾侍郎誌吾墓何編修書

遂皆如其言

謝封君墓表己酉

封君姓謝氏諱廷恩字拜賡江西崇仁縣人祖諱亮弼配陳氏考諱上許配阮氏劉氏生二子君其次也家貧力耕稍長易農而商能逆知時物當貴賤與鄧氏俱為賈主計者誤以鄧金入君陰還之而戒其改計簿鄧知之遂以出納事專委君由是信義聞於人人有所謀無不就家以大饑崇仁故山邑田少苦飢君語其儕曰吾嘗為邑建義倉人忖其力未能是笑其言嘉慶二十年以二萬金建倉且貯穀萬六百石如其言入學者於學

官有加結費貧者苦之君捐金取息以代費縣有南北城以橋相通曰黃洲橋橋廢而舟漲盛時失溺者眾君初以事鉅慎不敢任久之慨然曰吾不爲復誰爲者道光十六年施工五年畢工用銀六萬有奇邑令榜曰謝公橋辭復其舊先是建倉有餘木而謝氏未有祠至是遂以成之并設倉於祠以備飢族於是邑中有大役費益咸仰君君不以眾人規我有蔕芥其出財常先人意所不及故官茲土者皆引重之君固默默不造請也嘗語其子曰吾年二十六爲人司計會年五十建縣義倉振族人穀助官費於育嬰堂年六十爲文武生置學官

加結貲開井族中七十而建黃洲橋汝毋六十時吾散
穀族中丁四斛他姓斛以三今吾即八十汝毋亦七十
矣族人以儀物壽者勿卻倍償之使受有詞也道光二
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七鄉人皆思悼之君
之年不可謂不壽獨惜其善舉之與年俱增者而止於
是也以子官贈中憲大夫配周氏劉氏皆贈恭人子蘭
階候選州同蘭生進士工部郎中蘭英優貢生蘭墀刑
部員外郎蘭蘋縣學生女五人孫十二人以道光某年
月日葬於某鄉某原蘭墀請爲之表昔歐陽永叔表連
處士好行其德其行大類君然處士家固多貲非若君

親歷爲生之難也而輕財也如是夫君豈以財爲可輕哉蓋其重義也甚矣

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海甯州學正朱府君墓誌銘己酉

君姓朱氏諱文治字少僊餘姚縣人祖諱玉堂考諱金鐸與弟同割臂藥親君中乾隆戊申科舉人嘉慶六年大挑得知縣時 仁宗喜得兩人 賞葛紗一匹君與其榮改教職官海甯州學正十餘年大吏又以知縣奏用遂引疾歸道光二十五年卒年八十六君家故貧而能立節概陳大用提督松江館君贈以裘冬服而

春還之後爲忌功者所中嘗戍邊君自京馳慰之且爲謀贖鍰事發函數千其改教職也或勸其無改而貲以三千金爲上官費君固辭及至海甯以學正班鹽大使上而朝賀祭祀班反後之牒請復舊袁花鎮旱飢掠富室州牧憚不即行君曰速往易定緩則他事生人以是知其才氣足任事而安於閒官爲可惜而君在海甯時遠近工詩者皆聚是州相過逢封題報章長歌短吟乘興間作嘗中酒而笑曰樂莫大於無憂吾今而知是官之爲眞樂也而又以束修之入嗇縮衣食以置祭田養寡姑病弟教育子弟羣從後其子侍講君屢持節校士

門下士多貴顯君懷益慰而侍講旋以養歸父子相隨
行閭巷中鄉人榮之以為君之節足以固窮而其和又
足以迓福也君元配陳繼配陸君之考妣及君及配皆
贈如其子官二子森舉人蘭道光九年進士及第第三
人今官侍講女六人孫五人女孫二人以某年某月日
葬某鄉某原銘曰

令與儒官孰易孰難能者斂退惑者眅瞞及其大覺欲
拔莫還君不人謀避勢若仇約情養安與福優游子孫
孔嘉以奠茲邱

貤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馮府君墓誌銘　己酉

有人而孝於親親沒矣推其愛以及於親之弟寢必問
治具必躬坐立面告必齊意其嗜好而彌縫其匱乏歿
而斂葬竭其誠自人視之皆以爲猶其親也友於弟弟
歿矣推其愛以及於弟之子衣食先之師友輔之官京
師則爲之謀資斧定居處且致其室家也而後即安自
人視之皆以爲猶其子也夫推其孝愛者能如是使如
古選舉之道行而公且明焉其有聞於世無疑也不然
薰德而善良其鄉焉亦可也然而籍不達於朝名不出
於里役役於場屋衣食於賓客也以老嗟夫此獨行之
士所以難自見於世也代州馮君諱佶字咏辛其叔父

官淸河縣丞君侍於署其所以事之者固人以爲猶其親者也弟有孤曰志沂所以撫之者亦人以爲猶其子者也嘗試於京師陳侍郎用光爲考官薦其文後屢黜遂不復試嗟夫君之行固非有當於取士之制而文之工拙又懸乎人而莫能自操久矣夫命之無如何也至後世乃益甚耳此可爲太息者也君卒於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年六十三妻佟氏先三十八年卒常以女工養姑將卒手持二荷囊未製也君悲之遂不復娶子志沅候選訓導一女適吳氏乞銘者君弟之子志沂官刑部主事君撫教之成進士者也銘曰

遇之嗇而行之豐我銘祿之以奠其坎之宮

唐安人墓表 己酉

安人諱惠端字靜漪善化人故江蘇知縣唐業正之女今編修孫君鼎臣之室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卒生於世三十一年婦於孫十三年編修告余曰吾婦幼不逮母訓而善事舅姑其卒也吾母哭之哀始吾母念兩弟遠在家不自釋婦率諸孫環其前嬉戲跳擲母雖憂不能不解顏笑夏雨甚風雷駭人必侍母多笑語亂其聲且呼家人皆集平時居室中終日無謦欬毋不欲嗜好煩家人匿不言輒億知之余從其言則得又曰婦

不能繡工而勤紡織自製衣衣飾卑陋不仰𣪍於人始娣治家兩食外一無所求索及來京始自主之而相處極和娣哭之亦痛卒前十日聞女殤而泣勸即止蓋亦自知爲悲之無幾時矣可痛也有三子慶瑞慶蕃慶㲄將以某年月日葬於鄉且表墓而先請爲之詞夫婦人無外事播於外非庸德也故誌婦行者宜徵於其夫編修言未月餘旋主試貴州程期迫治行理居宜不及他事一旦衣冠來致詞卒如前請此其賢有難忘於家人者矣是可書也

朝議大夫南昌府知府吳君墓誌銘 庚戌

君錢塘吳氏諱清皐字小穀考諱錫麒國子監祭酒妣
楊恭人生君兄弟七人君次六嘉慶癸酉舉人捐中書
充　國史館分校本衙門撰文以軍機章京議敘內閣
侍讀充方略館纂修考御史第一未及補而以先所得
京察外擢撫州府知府時道光二十三年也　上召
見曰汝師傅吳穀人子耶汝學問乃不得進士也至撫
州革舊弊曰釐金者商民便之東鄉民以徵糧捍官君
會兵往將近村整隊以待告反者日數百輩曰事即起
衆且至矣拘我而釋同矣或曰進擊之君曰彼反形未
成進則速之亂矣然則退守縣城君曰彼以虛聲恫我

畏我也堅持之衆必散遂以無事調南昌府攝吉南贛甯道鹽法道事卓異入都至江都病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四配項氏韓氏子棌江蘇候補知州女二人適江適武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君與母弟淸鵬官順天府丞者同年月日時生其言動狀貌亡詞翰官皆至四品同也然府丞豪於詩以高第歷職淸曠今益自放於病以極其才而君遇事精整愼名法內苦其心而必求無枉於人其壽命及所任之閒劇亦殊焉豈生年月日以推富貴壽夭者其說果誣邪抑列禦寇所云旣謂之命卽命亦不能自識之者邪抑人成形

家以後其自能變化其性命者雖夭亦不能圉其終邪
吾不得而知之矣銘曰
一幹而中分或支離而夭存或扶疏而先枏奈何乎天
吾銘以奠君之神

何母劉太夫人墓誌銘 庚戌

太夫人劉氏望江人贈通奉大夫何府君諱光第之室
大順廣兵備道何公俊之母贈公早卒遺一子又殤姑
姚宜人窺其志不欲生也日弟有子先爲汝後七年而
夫弟生子如前言子暴病不知人家人皇遽太夫人曰
是子嗣何氏門戶祖德厚不宜有他方舅卒時姑年衰

而夫弟幼營繕喪祭極勞苦及夫弟成立乃一以家事
歸之錢帛有無不何問夫弟以善施貧而丁日增或勸
分產爲活辭之及子貴而夫弟已卒撫諸子如已出嘗
語子曰汝之祿先人貽也凡先人之子孫皆當共之鄉
有善事命捐金以倡曰汝舉科第得官鄉人皆榮之以
爲喜其厚意宜有以報也大名旱江南水災　朝旨以
大名道助賑多加九級太夫人曰汝之祿皆　朝廷賜
之今助公家費固宜復厚　賚汝宜若何而報之道光
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八十二　誥封太恭人又
以　皇太后覃恩晉封太夫人子俊道光九年庶

吉士以海阜海防同知　賞戴花翎官大順廣兵備道
孫震鋅國學生維鏈國子監典簿次維鑰次維釪女孫
四以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望江縣某鄉某原銘曰
天之所福報瘁以豐方瘁已折謂報不鍾非天有遺人
則自訌明明夫人克受天祉履蹈艱難不蹉以起子官
大名八十壽歌豸服貂冠威儀佗佗昔我祇釐不文以
賀援詞莫幽庶幾有秩

陳鐵橋墓誌銘 庚戌

君姓陳氏諱憲曾字鐵橋杭州錢唐人曾祖兆崙以文
名乾隆時世所稱星齋先生者也舉博學鴻詞官太僕

寺卿祖禹萬濟陽縣知縣考桂生江蘇巡撫先娶吳夫人再娶武夫人生君道光壬午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詹事府詹事君方成進士時年甚少嘗主試廣西官貴州學政一爲會試同考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充
國史館纂修　武英殿總纂提調　日講起居注官
咸安宫總裁　文淵閣直閣事其官既已達矣又能詩歌工書法皆不以自喜獨好劇飲酣則於生計事益無所省錄故時致匱乏余嘗與同年爲飯會約曰無入酒人君聞曰甚善幸入我會中以止酒比入則君先自攜酒來醉而歸然君爲人過貴要人及貧窶故人子不以

輕重生意亦不以應人求有慢色爲人請事即有所强聒不望其顏色自沮雖自在窘急中見求助者爲卑語苦言輒噤不忍辭忘己急以應其心常惙惙然不疑人欺余與君窮達異性行不同然於其卒也哭之悲嗚乎君之心何其近古人也君以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日卒年五十配錢淑人子元祿直隸淸河縣丞女五人皆適宦族女孫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其詞曰君才宜卿君德宜壽位酬年奪天胡可究其德維何解弢去扃以祉後昆奠於玆域

胡母龔宜人墓誌銘庚戌

宜人龔氏生湖北監利縣適如皐胡君龔故饒於財宜人自童幼時即靜愨無驕逸態胡君隨父客監利家故貧侍姑孫宜人紡績米不足或以豆飯不以豐約異見於顏面舅姑歸如皐子婦留孤居異鄉少親戚益困宜人固自若也及還如皐夫客揚事親課子一不以貽夫憂姑卒時宜人年六十八矣哀泣逾乎人時長子舉於鄉悲憂中不復覺爲可喜事而益習勞儉惟不吝給親友曰吾窮苦久知處是至難也且卒語其子曰若祖母有言孫少得官祿贍親友足矣愼毋戀官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七日卒年七十四子連耀二十四年進士庶吉

士故吏部主事以　皇太后覃恩宜人封得五品
次連輝連城側室郭孺人出孫男三三十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葬縣西夏家莊先一月連城持其兄之書來乞
銘嗟夫一視夫富貴貧賤者士君子之所難也安乎貧
而急人之貧則又難焉夫人當貧賤時責人以德少裕
則病人之求曰吾亦嘗有是乏獨彼也耶吾不可以再
取困隐視宜人何如也銘曰
在室而饒不潤於膏有家而匱神不以瘁我匱則爾人
匱伊何節其食衣爲人救瘥嘗艱濟槃少得以慰綿懷
之言戒進以退其志則約其德孔昭我鐫其行實詞不

彫

朱蘭坡先生墓誌銘 辛亥

先生姓朱氏諱珔字蘭坡先世唐末自歙州遷婺源六世祖緯遷涇縣曾祖武勳祖慶需以從兄理官布政巡撫時贈通奉資政大夫配汪氏胡氏贈夫人考安桂早卒配汪宜人以女守貞不生考安邦病且卒命其配胡宜人以先生為之後皆贈五品封先生嘉慶七年庶吉士未散館與 幸翰林院柏梁體聯句宴 賜什物散館授編修充 武英殿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校勘山東鄉試副考官 文淵閣校理 日講起居注官擢贊

善侍講以兄喪歸再補侍講充國史館總纂修明鑑以事改編修充　國史館提調庚辰會試同考官道光元年直　上書房　褒許品學　恩賞稠疊壬午年充會試同考官再轉贊善且大用矣而以母病歸遂不復出主講鍾山正誼紫陽書院以教授著述爲樂詩文集治經及小學書及文選集釋共數十卷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二方先生乞養時年始過五十其文學行誼已深結乎　主知矣而　國家優禮師傅凡詞臣直　上書房者數年皆坐致卿貳人皆以是期先生顧決然引去甘寂寞於講席者幾三十年此非自足

於已而能然哉閭里書師既不足詔士而矯其失者又
或博聞溺心若先生之至性高節其好古多識又足以
歷才智之心而折其氣夫壯而不學老無傳也老而不
教歿無思也先生所謂傳而人思者歟配胡宜人生五
子夢元國學生鼎元舉人蔚元起元皆邑庠生葆元從
九品女四人十一孫而爲邑庠生者數人曾孫七人以
咸豐元年十月某日葬蘇州某鄉某原銘曰
我見先生道光之初其氣渾剛而貌舒舒包育萬有見
善若虛惟太夫人含貞撫孤授我以筆曾述其粗再世
銘幽我曷敢渝在唐遠祖始遷去蘇復始而吉瘞此陰

壚揭德振光以播三吳

候選布政司理問江府君墓表 辛亥

君姓江氏諱本琮字鞠圃其先宋世自衢州遷歙之江村高祖嗣裔康熙時以子官南贛總兵贈振威將軍曾祖嘉諫贈武翼都尉祖紹芳布政司理問本生考官都司祖妣汪氏本生妣黃氏皆封恭人祖以長子本仁及配鮑安人無子命君爲之後侍親疾子所職不稍委於人卽婢僕事亦身任之平居祭祀必誠絜教子弟必準禮式學好詩詞及醫卜筮凡有用於人者至俗尙飲食被服泊如也家事統於兄產中耗以自有者剖給之遂

大賢猶贍給親友邑不戒於火延君室矣神色如平常曰吾自計無足以致神怒者卒反風人以是服其度也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卒年六十一配吳氏繼配程氏亦有孝行歸君六年卒年二十四卒後二十年得手書遺中曰信女程願減壽以起姑病其事已驗而家人不時知子觀副貢生敦讓兩淮鹽運司知事孫男八孫女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合葬於歙東楊川原敦讓娶給事中鮑文淳女給事毋余嘗爲之傳而其孫又從余游故請爲表之

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銘 辛亥

君諱龍氏諱光甸字見田廣西臨桂縣人曾祖贈文林
郎謨游祖贈奉政大夫謝考贈奉政大夫濟壽官柳州
府教授娶吳宜人生光甸而君爲繼配王宜人出嘉慶
二十四年舉於鄉大挑知縣揀湖南溆浦縣君初試吏
僕從吏役謂可以兩譖誘惕爲姦一不爲動聽訟不留
不私改湘鄉溆浦民張樂遠送留省斷疑滯獄御求直
者金補黔陽楊姓民誑明封爵列祖像於堂其覺君聚
焚之火妖神廟禁龍舟溺人既興置利害與學官子弟
講習文藝修唐詩人王昌齡樓時傷詠其上改武陵道
光二十一年薦舉　召見擢作浦同知夷亂後姦民狀

孥鬼穴墓刼人君至穴執炬先役行皆就縛巫坐幻術爲姦子罪并發入其財於官尤慎海防嚴市舶私貨管其利者不便大吏以爲讓而君詞直然心嗛其戇非善也調台州同知官無署皆留省君心知其難然不欲苟從衆乃借廨於民聽事未久民皆思君去朔望講示

聖訓爲木牌十六方條目書上先奉某牌敬立大言曰今日宣講某牌始入坐巨盜捕未得一日至鄉講未畢械以歸於是官署立市廛橋道修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引　見歸卒許州旅舍年五十八著守黙防乍錄少劇飲善畫及爲吏一皆屏絕祿所入衣食其族姻者

十餘家惟不以言詞假人或面斥人過至斷獄則與民爲家人語或感悟罷訟而未嘗時讀律例曰合人情安吾心卽中律例矣故用法正而不拘配黎恭人子啟瑞以修撰進侍講任湖北學政請君就養而君官台州方日夜馳捕盜賊每冒寒中夜歸手足僵冷或謂君人爲吏求逸樂耳君固自苦今子貴矣盍少休君曰父子各受　恩各盡職無相貸也女四人長者亡幼者未許嫁其二皆適士族孫男二人維梁維棟女孫二三十年六月六日葬桂林北關外祖墓側啟瑞以書告且請銘其詞曰

吏也而勞遜位者媮三古致身不聞乞休吏也而嬉得
喜失悲逃爵之士世見爲奇於今則奇在古爲識古義
孰明惟君念茲不以子逸去祟就卑供養曰否臣力未
疲翦蔓除荒爲民去疵位不竟功德則永垂

讚哀詞祭文

上元梅曾亮伯言

陸母林孺人像讚 戊寅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古也乃錄其德行焯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爲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起於周秦之間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興其當尸之廢乎或曰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未明乎尸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

吾心先人之而不以爲疑怪若天下適有類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得爲先人乎嗚乎禮有殺於古而隆於今者今爲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母厭尊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哉贊曰

閩縣孤生林太孺人贅於恭城君常州陸門恭城君之

欽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守禮駭浪如丞
夫柩在舟濡足不起愛子惟一折藥非惜曰榮辱於先
公莫斯爲亟令子者何祁生先生文章滿家蜚於東京
舉於庚申官於合肥嗚呼孝子今誰子答不子能答像
亦罔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楊忠武公讚 丁酉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幷絡南山是穴是郛天兵四臨北
合南逋公以宿威首執楚俘提軍陝畧斬尫搜狐死士
百人愛同肌膚攻堅截流壓賊如雛遂專閫鉞以訖天
誅滑賊逃死以城自恃張其螯綱距我星壘公揚天雷

土崩岳礎聚其梟狠萬內一夙履泰膺功忠謹不同
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例公督陜甘
子亦開府　恩榮巍巍不亢以俯元臣來朝　天子
嘆嗟念其勤功與其耄皤稽首歸里　帝錫繁祉形
在紫光美謚加禮哀榮冠倫可謂終始百戰如公以牖
下終凡百有位視此精忠

婁淵鈞刺史晉磚硯讚 庚子

先生之硯泰始之磚蓋歷年千六百六十年之久乃特
拔乎鯢淵陌上之駝延津之劍杳不知其所之也獨塊
然其天全方其辱泥塗淹歲月如練形息迹長生久視

之士蘧然大夢而五馬南渡了不知人世之推遷及其謝瓦甓揮雲煙如山林徵士白衣臺閣釋蓬累而登仙先生得之將以談正始而詩黃初也庶幾哉與予相友以忘年

福姪哀詞 癸未

姪名福生七齡而以痘殤後其兄之死二十四日嗚乎哀哉吾悲吾兒時不知有姪今哭吾姪又若吾兒之未嘗死也嗚乎哀哉

横目兮紛紛交衢兮如雲亶婉孌兮忽而逝汝何艱兮人之易汝敖兮家林汝步兮中庭嗚乎奈何兮盡其無

生

馬墩朋哀詞　丙戌

道光六年九月余道出南陵北門橋輿夫曰此夜行船下石碕路也蓋余故人馬墩朋溺死於此而余今過之已三年矣悲夫余與君兒女姻也始相知於揚州吳氏君眉宇高爽見人多落落不屑意於眾賓客中獨余好也而余亦以君年少才美非不得已則可無游以廢學君聞言燄然歸祁門不復出錄余文一通而去後每省試得見君出所作語益奇而君女殤余書慰之曰墩朋之女固梅氏婦也又何間哉君大喜復書留邢物不還

未幾而余子亦殤欲告君未忍也而君死矣悲夫君之
齒少於余精銳過敏讀書過目輒能舉所疑詩文皆眞
知古人深處惜乎未極其才之所能至而遽死也夫古
人有無所表見而深識之士悼惜其死者彼固實有見
焉而特不能以所能至而未至者望其信於後世也此
識朋之可爲深悼惜者也君之卒也以考優赴太平學
政署夜起旋舟人不知平明得其尸數里外君名豫兄
弟三人君交游獨多每省試至余家羣從諸友歡笑滿
一室君死而君之兄亦憔悴不復來試余與君家蓋自
此疎矣尤可悲夫其辭曰

臨下江之流水兮想靈魂之飛揚波滔滔其遞換兮悲獨結於流光儼眉目之宛宛兮若歌嘯之在旁將循波而留執兮東極意乎扶桑歛予心而尋昔歘兮何年盛而意傷余固識君侘傺之多艱兮庶壽命之猶長君旣喪其息女兮余又罹此童殤悲君死而不悟兮謂此婚之未亡惟生才之艱育兮固前世之所常孰邂逅於奇禍兮哀微軀之獨當綏余戀而首路兮涕反袂之泯泯

祭陳石士先生文乙未

嗚乎我公名德世師區蓋莫罄言仰其私我初見公棋局之側謂爲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

賦詩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而反久愯然年丈造門致
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疎咨譽我惜惜人或貌應
公言愈深慚欲起尼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間我
初入都騶路顛躓推轂於泥期居人先躓垤莫振拜公
南旋公淚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四年弔禍商
文字萬過千主試江南撤棘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
謂終結鄰同臘其蜡跳踉童甥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
語褒借歡留五日朝盤暮卮東田之下湖溝之西逐盡
追輪詰曲城陴留書滿囊汗走童奚戊子之秋闈中提
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艤舟詠送金山之焦僧帽對着

閣榜松寥屋聊插江開簾捲濤萬馬過枕海神上潮圖樓大榭葉黃於瓢波水四伏山聳才謁惠山拾舟泉石蛆蛆杏彩朱魚游目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通怪花神叢穿透陰叢慫我騎危坐笑不從囊棋提局命擇幽敵酬答畀公我得恣覽胥門別歸閭書隨至外孫遠來繼者愛婿于我廬旅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不訛時遺毋憂勗勸莫仗厚恤孤凶非意所望再見京師壬辰之冬意滿莫歛歲除怱忽使浙三載返益貌豐文酒從讌冀無終窮公疾始作言笑坦坦自意無他屬我勿返執手於榻爲計深遠越日再見言詞若危曰我爲文子夘

我師孰宜去留筆專予裁苟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言此則早計後今廿年事當見畀我言則然我悲難制公子持我踦閭揮涕子忍乾愁不我救甚公竟永逝嗚乎哀哉我歸實難不歸何依摶摶之天博博之土骨肉以外恩自公數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毒予見公入柩銜恩述哀惟其靈佑尚饗

祭陶文毅公文 己亥

衡山之英湘水之靈其氣清淑盤魄而曼衍物產名材不能獨當也乃託名世而呈形惟公稽古之深博世務之通明詞章之鴻碩議論之恢閎得其一足以傳世而

行遠況乎合衆美以成名然於公猶其末節也其所以上承　天眷下垂政經而囊括萬有者獨稟乎浩氣之充盈雷霆震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謫而不驚譬如長江大河直瀉千里鯨鴨蝦蠏撇波旋瀨而逆折卒不能阻其萬折之必東也肆浩瀁乎安行嗚乎哀哉誠足以回日車辯足以雕萬物而不能不困於二豎之嬰鍾山之陽冶城之東遂不能一日辭榮而養疴也攀箕尾而列神清昔公監臨於南闈曾亮方里居而未敢冒謁忽紫箋以賜書曰此吾撫吳草也子其序以相揭繼追陪於尊俎或官閣

與林樾謂年家子而有文時譽振其乏絕忘國爵而下
交戚知已以次骨公入覲而兩見於京師幸丰采之未
變於飲啜曾濕疾之幾何閎偉人之就沒伸鄙文以塞
悲痛意滿而難挈上爲天下痛而下以哭其私也敢援
前言以自綴

柏梘山房文續集

舒伯魯集序 甲寅

伯魯始以年家子見余於京師呈詩文爲贄余告之曰所爲詩文皆出之太易凡詩閲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達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爲文詞者主乎達而已矣時聞言默然若深有動於中者及復應順天試與弟仲和館余家其詩文則大變矣且執弟子禮甚恭錄余詩文一通以去後余主講梅花書院復來揚州錄續所爲詩文以去未幾以部郎供職京師卒矣年未至三十也悲夫

伯曾之才高志亦與之相副以爲古人無不可到者即其所成就者論之謂已造古人賢絕之境乎未能也然就其所已至者以決其他日所必能至非古人賢絕之境固無以位之從余學文者無錫張端甫好震川之文而以憂傷其生年甫過三十亦卒其境使然也伯曾之境方爲人士所豔羨而不以自足其詩文亦多悲傷潦倒若無以自聊者豈氣機所至有不能自主者耶曾滌生侍郎語余曰伯曾奇才也然好作悲語不稱其年恐非福宜有以戒之余愀然韙其言之不驗今竟驗矣可惜也夫

任節婦傳乙卯

節婦藍氏蒲臺人臺灣府知府方泌之女佛坪廳同知鈺之妹四川郫縣星階之姊歸聊城任儼九江道蘭祐子也舅姑卒夫貧廢學婦以母家所貽財爲夫延師得入學有聲婦甚慰喜無何夫暴疾卒婦適歸蒲臺以不及與夫訣也痛欲死之贖質庫衣爲殮具家人防之嚴且爲立嗣遂不復言死葬畢治家事縮嗇衣食償所負親友財撫嗣子及孤姪子女皆合恩義嘗語姪曰汝叔昔未葬負人者未償故我久不得歸母所今事了汝暫理家我得少休息田貨若干畝爲我歸蒲臺貲餘衣

食汝弟汝弟幼汝當記之然亦竟不歸蒲臺惟時至夫墓一哭返即已當晝必閉閤坐移時即出或時以酒酹夫墓餘奉其家人或自飲以為常一日閉閤久不出則以藥置酒死矣餘藥置几上道光三十年十月十六日也年三十

梅曾亮曰節婦殉夫時去夫卒一年矣其飾言貸田為歸計志豈須臾忘死哉弟星階嘗過之以甥為託亦是念其夫後矣而不忍變其初志者竟如是夫瞑目而決固已難矣忍曠歲之死而無人覺其微其志慮周尤為危苦哉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墓碑乙卯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以道光二十六年葬山陽縣郭南十五里曰高梁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清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增署江甯布政使何俊以牲牢樽俎奠祭於墓及禮部員外赫特赫訥前戶部郎中梅曾亮亦與焉皆門下士也旣禮畢周覽兆域追惟教思外碑巍然文字未琢僉喟然曰吾師有碑不宜無詞以屬曾亮乃謹譔曰公山陽人姓李氏諱宗昉字靜遠亦號芝齡曾祖諱培祖諱慶曾考諱崇德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以嘉慶六年辛酉拔貢舉

於鄉壬戌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　實錄館纂修
文穎　國史兩館協修甲子陝甘鄉試正考官己巳
會試同考官十六年大考　賞大緞遷贊善中允任貴
州學政歷侍講侍讀庶子國子監祭酒旋改侍讀學士
授浙江學政遷少詹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還京稽察
覺羅學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元年辛
巳監臨順天鄉試稽察中書科補禮部左侍郎充壬午
會試副總裁　殿試讀卷官江西鄉試正考官授任學
政回京自戶部左侍郎調工部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
充　經筵講官戊子順天鄉試副考官己丑會試副總

裁　朝考閱卷官教習庶吉士兼管國子監順天府府
尹署吏部右侍郎以失察戶部書吏僞照降三品留任
再署吏部侍郎充辛卯順天鄉試副考官壬辰浙江正
考官　賞還二品服調吏部右侍郎母憂服闋補吏部
左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父憂服闋署兵部尙書補
原官充武　殿試讀卷官　賜紫禁城騎馬升禮部尙
書兼署兵部尙書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四月十日薨年
六十八所著有妙香室詩集十二卷文集十九卷經進
集五卷詞一卷金石存十五卷獸記四卷致用叢書十
七卷應場屋詩賦文若干卷配沈夫人先卒以弟子鼎

琛嗣其詞曰

公爲世瑞文韙道豐天衢揚光攬輝入紘西北之英東南之美輶車風馳入我包匭成均大師六館咏歌秋賦春闈頻繁主科謂公得士逃德未備其於民瘼靡不軫計黔撫見功請丈匿田將土增賦利一害千當乾隆初議此被駁公持往告撫乃大覺豫章有飢畺吏束手惎之成規民活升斗建此兩利皆以學臣循分姱嫛孰此比倫公有幼弟年減三十不慢以童翼教惟式公有年友宦蹇而終恤孀教孤俾以仕通神明內含不億人誑告匱拯窮答過所望嗚呼我公沒爲人思況門下士厚

蒙恩私輕重泯懷不以勢差扶其躓頓完其痏痍誰無門牆孰如公師憶春載陽養堂致壽公侍尊前羣士拜後羔鴈委積垂纓佩珂擁戶交階縡縩聲磬榮親致歡威儀之多盛事如在流光逝波刻文此碑以示摩挲

太乙舟山房時義序 乙卯

陳淮生太守以碩士宗伯公時義屬晉亮閱定且曰爲先公年家子而相知深者莫如君其爲我序之蓋公之文於明之諸君子工爲文者皆深得其神理而一衷以宋五子之說故其文質而不華正而不阿讀之知其爲德人也公少從學於姚姬傳先生先生之詩古文詞今

好學深思者皆篤好之爲海內所宗矣至講授時義或謂爲高遠無當於場屋公則自從學至登甲科校士視學皆以陸清獻及先生所選定者爲諸生程式蓋不惑於流俗而奉一師之言以終身未見有如公之於先生者也然則謂必偭背規矩逐時好始徼倖於一獲者豈不誤哉昔嘗見公文有姬傳先生所閱者光氣俊偉似陳臥子諸君今此文已不復存蓋公固有驚俗絕塵之才務抑而斂之而才之足以行其法者自在也苟無其才而襲爲樸拙陳朽之言以掩其虛薄者不足以知公之文矣

陳淮生時義序乙卯

吾友淮生官部郎不復應試乃總其生平時義屬余序之君幼承宗伯公之文派而長從學於姚鏡塘郎中郎中之文節短而味永得隆萬人深致君擩染歲久欲爲孰軟媚耳目者下筆輒自慚至應試文固降心抑志勉以就有司之繩墨者而自人觀之猶驚而不相習也然宗伯公未嘗因試而以其文爲不工君亦不以屢困而自變余嘗坐其齋中見所習文皆應試者所不經見而以此投合於世可謂知所好而堅於自信者矣雖然君今且出爲郡矣守以下吏而執事者衆將有承守之意

旨者焉而亦必有勤民潔已之吏侃然志古道者也投之於世而不合則廢然而返其不合也在志古道者亦自以爲降心抑志就上官之步趨者矣而猶爲世所斥怪此君之文而不見遇之說也君蓋將鑒於是而反之則阨於文者卽其所以達於政乎是可賀也

葉石農先生教思碑乙卯

昔班固爲儒林傳其授經者必著其弟子之名數流傳之近遠以爲非是不足以見其學之醇駁苟其學之醇則信而從者其徒必眾而其師之學益昌故著錄之弟子多者乃至千百人雖貴至丞相封矦其所受師法不

敢改也然自漢之興爲六藝大師者八人而其六皆出
於齊魯則齊魯之間師道固尤盛於古而後之君子有
不可聽其曠絕者與葉石農先生自年二十四五卽以
經書及時義文教授里中至六十餘歲不輟弟子從學
者常數百人遠者或數百里又有遠不能及門而必寄
文以求政者其舉於鄉及禮部者衆矣而人皆以爲能
得師傳無倖獲故遠近爭附信有如班氏所言徒衆之
盛會車可數百兩者雖謂儒林之風於先生再見可也
歸震川於文學孝友亟稱吳純甫其學徒經指授者多
取巍科登高爵而身終於一第先生之內行脩試禮部

再而罷與純甫同而實事求是之學於說文方言小學訓詁皆會通創獲有所撰著非規規於場屋之學者比也而世之言實事求是者又或守高反古於　國家設科取士之方及儒先依經立訓之道齟齬而不合以之自爲學則可矣非所以語通方廣教思也若先生之教沒雖已數十年門人追慕皆久而不替羣欲立碑頌德慰仰止於無極則傳所謂老而教沒而人思者歟於是衆以待郎楊公實隨其先贈公兩世受業淵源獨深碑宜爲之詞侍郎曰某則誠宜爲之然是文也必吾年友曾亮不得辭乃撰次其事以被於石咸豐五年四月

上元梅曾亮撰

姚姬傳先生尺牘序 乙卯

姚姬傳先生嘗語學者爲文不可有注疏語錄及尺牘氣蓋尺牘之體固有別於文矣惜抱軒尺牘凡數百首與親故者亦兼及家人瑣瑣事至朋友學徒則論學及爲文之宗旨爲多夫學之通蔽文之雅俗深淺旣屢見之文集矣今尺牘所論雖體制不同而其義則微顯互證可相輔而益明蓋其信於心者深而敎人也誠故或莊言之或率意言之其理未嘗不更相表裏無稍有齟齬於其閒此亦足以見爲學之不欺雖無所爲作而出

之者於詞無枝游未可以其別於文而忽之也同年楊至堂侍郎深企慕乎先生之爲人以爲其超俗者非獨文與詩也卽尺牘亦德人之雅音因以新城陳氏刊本延高君伯平重爲校刊伯平遂悉手寫之以上版字體渾穆使此書益可欽玩蓋先生所論學術非獨與流俗殊也卽稱爲學人者亦未嘗俯同之故信而好者或鮮然則侍郎固有過人之識而能心知其意者哉咸豐五年九月上元梅曾亮識

季諧蘅先生墓表 乙卯

兵部尚書閩浙總督江陰季公以所爲先祖行狀寄同

年生梅曾亮爲墓表曰先生諱熙字諧萬祖起鳳康熙時舉人官戶部主事考諱愔妣趙夫人先生亦娶趙氏家故饒以田媵女後趙氏貧先生歸其田復斥賣乃衣食其家年二十六趙夫人卒即不娶終身無妾媵鄉人皆奇其行伯兄以醫出遊歲暮歸先生亦罷生徒課歡適相聚出入必偕芝昌不及見曾大父而見先生之事兄也和而恭及平居言動作止皆合古禮式遇人無貴賤疏戚必以誠與人無爭而皆憚其正自少至老課徒三十年而精力尤萃於其孫故芝昌不名他師命鉅鹿君改教官書已作矣停筆語孫曰代汝父課兒使汝父

得恤民事亦可也至署所鉅鹿君每侍會揮之去曰無
曠民事故鉅鹿君爲清勤吏嘉慶十六年七月九日卒
於署年六十四逾年葬江陰東門外黄山阡與前葬趙
夫人墓相望也先生貢成均當選訓導後封文林郎直
隸順德府鉅鹿縣知縣贈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提督
山東學政晉贈榮祿大夫吏部左侍郎提督安徽學政
再贈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兼署吏部
右侍郎再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都察院右
都御史子麟以拔貢舉人官鉅鹿縣知縣孫芝昌以進
士第三人官編修歷官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都察院右

都御史曾孫念詒官編修元孫綸全二品廕生次國楨
蓋尚書公自述其祖行如此夫以公之迴翔清華揚歷
中外名節完粹子孫曷奕趾美此其先必有卓德高行
殖於冥冥之中爲人所不及知即其子孫亦莫能言之
者故天報之優而福之遠如此也然不能言而不欲稍
誇言之此尤後嗣光大者之所難而實先人有德善者
所樂受也昔蘇文忠以其祖行狀請同年曾子固爲墓
誌蓋明允草創之而文忠潤色之者雖子固之文豈復
有加於是哉然仁人孝子之心不自專其先人之美而
必公之於能言之流道固如是也子固誌職方蘇君也

簡而深文而不浮蓋能稱文忠之求而不爲華言者則公今之所述其意豈異焉獨爲之子固者則滋愧焉而義未有以辭也遂謹爲之表

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楊公家傳 丙辰

公諱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聊城人父兆煜官即墨教諭公以道光二年進士知縣貴州權長寨同知有夫出婦者公朝勸至暮不爲斷離卒兩悔而泣有老吏視事必侍側聽時點頭太息蓋訟者之僞隱於官而不能隱於吏故歎公能察微也補荔波縣多苗民同官曰苗民懼繇役君來獨否疑有操切術顧君日與書院生說經

習文此何術也以明保衛良第一調貴筑陞松桃廳與
義府知府調貴陽陞廣西左江道調湖北安襄鄖荆道
俗忮堅多盜提督羅公思舉有古名將風視大吏無如
也獨重公謂能治盜父憂服闋授河南開歸道轉兩淮
鹽運使未赴擢甘肅按察使捕妖民夏長春李一元其
黨與散四方者與川督寶公興陝撫李公星沅密函飛
書悉就擒捕中衞有貞女冢誣以忤逆笞死雪而旌之
其時禱雨郎沛入以比東海于公權布政使時有履勘
邊地之　旨公曰甘省瘠貧泉源不可恃按畝徵必爲
民困任其事者以　朝旨不可違然以升科復停者數

十縣猶公力也旋擢陝西布政使關中旱飢巡撫林文忠公奏請自代　上慰留文忠以公權巡撫公聞命禱神祠素衣齋會入陝得微雪望　闕謝　恩雪大作晝夜霑渥文忠乃折簡賀及陞巡撫諭屬吏曰三輔土厚民風純然大災後元氣弱牧民者無事更張也比歲大熟回疆警　命權陝甘總督總理糧臺事已轉江南河道總督或以河事爲慮勸引歸公曰吾知稔矣徒以受　皇上特達恩以縣令超擢至此欲決去誠不忍於心未至南河時已先減河工費故公至盡力揩柱者二年後一年而豐工決與總督陸公除夕風雪

中幕宿河上薪炭鹽米不以費屬吏官錢官吏興奮歸實費於工及成而敗然較嘉慶中費不什一故有餘以爲後圖而粵匪事起犯江甯江南北騷然關津租調費歸河工者一歸於糧臺而工惟用鈔又以公兼理鹽務然商逃利空不足有所增補河事倚閣不行而鄉勇備防堵者方日日索哺公先機運微籌畫兵食不見罅漏兵民安謐於無事浦之南江甯鎮江瓜洲西北則廬州北則河南賊或據或流烽火相望不絕獨麗浦郡縣民飲食得安樂商賈得販賣熙熙然不知數百里外有十萬環寇師豈非公心力之爲之歟而公之心神亦自此

傷矣咸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甍於署年六十九淮揚民常困水就食江南近三四年江南民渡江者數十萬人而水不告災米不增價此非人力所至故人皆歸福於公而公則以塞河未成自悼歎臨終時猶籌度其事未己己也配徐夫人繼娶朱夫人子紹穀雲南大理府通判次子紹和二品廕生舉人改內閣中書孫保彝女五人所適皆彬彬詩禮家焉

梅曾亮曰林文忠公可謂知人矣其言曰楊至堂乃聖賢門中人也夫自守而不能容人隨人而不能自守者皆不足以運世聖賢者能運世者也至堂守身如金城

湯池粟私不可攻至與人接務恢恢乎如河嶽之無涯量鯨鯢之巨細犀象虎豹之珍怪無不容納于其閒自縣令至封疆守正無媕婀而一無所齟齬蓋不以處己者望人之同故正人與之卽志行殊者亦信其無私利心能推利於人而不害其事也予館署中對案食者一年公辰見賓客治文書事畢卽手一卷晚食後會談文藝及往舊事其事父母待兄弟朋友及和調家庭言動有常節一以宋儒之禮法爲歸而名物象數音聲訓詁亦勤懇研究陸立夫嘗語予曰吾向以至堂好蓄書今乃知其得一書必閱一書也公亦自言古人日歸耕吾

不能矣若著氈冠披羊皮裘課鄉里小童經書吾誠樂之其所得之深遠如此吾於是益歎文忠爲知人也姚姬傳先生嘗言近世言漢學者無宋儒苦身力行之學而摘其文義小疵相訾病是妄人也公深契乎先生之言而刊其尺牘卽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見矣

先君子校刊伯言先生文集以成續校詩集駢體文刊未及半而先君子棄穀等泣請先生爲傳誌之文時先生患鼻衄旋淮安寓舍踰旬撰家傳寄示不數日先生亦卒是爲咸豐六年正月十二日距先君子薨僅二十四日嗚呼迨穀等促工刊藏詩及駢體十

五卷都文集爲三十一卷先生已不及見矣此傳編列文續集之末目仍分年而爲丙辰特著一篇愴誦攀號追慕罔極孤紹穀和泣識

柏梘山房文集書後

右伯言先生文集若干卷先生名曾亮江南上元人少時文喜駢麗及長始有志於漢唐之作者其為文義法一本之桐城稍參以歸太僕而尤心折故友管君異之嘗曰吾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為數日憂喜先生道光壬午進士不樂外吏以貲入為戶部郎居京師二十餘年篤老嗜學名益重一時朝彥歸之自曾滌生邵蕙西余小頗劉椒雲陳藝叔龍翰臣王少鶴之屬悉以所業來質或從容談讌竟日琦識先生差早迹雖友而心師之先生亦謂琦曰自吾交子天下之士益附而治

古文辭者日益進其後琦歸先生愀然亦引疾歸歸逾年直咸豐二年寇亂而江南陷先生閉關憔悴挈家辟淮上時粵亂粗定久不得先生耗恐文字散逸乃與翰臣謀鋟先生文藏之唐氏涵通樓是時先生亦自王墅徙居淮上而館於河督楊公至堂至堂先生同年友也盡裒先生所爲文分體之中仍以年次復以編年無分體者總其目於前刊既成先生及見之未幾楊公卒先生驚悼亦卒年七十一是爲咸豐六年正月琦按是集卷首有楊公序刻於五年七月在先生未沒前疑其自定開增損舊稿視涵通樓刊本小異而多近數年作其

中裨志記序之類謚峻以潔先生性簡淡若無與於世者至其剽剝古今利病察微慮遠事若逆覩而尤以姦民爲可憂作民論云云凡數百言究極姦民之害左道亂政之烈而以漢之黃巾米賊爲喻先生作此論時異之尙在是時天下方全盛亂端未兆已而先生上汪文端書又以爲言先生往與巽之師事姚先生巽之名同先生同里人僅一舉於鄉所爲因寄軒前後集於其旣沒先生序之巽之文稍縱逸其論事深切則一嘗爲擬言風俗書略曰天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之則治不善矯之則危且亂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

督撫奉行文書而已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科道不敢大有論列明之時多講學今則結社聚徒沓然無聞明之時尚淸議今則場屋策士涉時政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驕而士橫知其敝而一切矯之矯之誠是也然百數十年來其難迺起於田野之姦閭閈之俠朝堂學校之間安且靜也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鑒前代者鑒其末流必觀其初意故三代聖王有因有革必舉而盡變之則更起他禍異之又云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趨好諛故下之於上有趨承而少忠愛其言洞中時

務不為過激之詞與民論同指故附著先生卷後嗚呼
異之既蚤逝如先生者又使其既老而顚頓幽憂以死
也其可悲已丙辰九月後學朱琦

後序

讀書深胸襟高故識解超而覬理微論事覈至其筆力高簡醇古獨得古人行文筆勢妙處此數者北宋而後元明以來諸家所不見爲之不已雖未敢許其必能祧宋然能必與宋大家並立不朽於作者可決之此固先師平日所力追而惟恐不全如志者也吾黨二三子皆當避舍千秋大業非悠悠愛憎之口所能標榜忌疾移之者也戊子秋七月弟方東樹植之識